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黄永玉 著

无愁河的浪端

朱雀城 上

永玉 著



無愁河的浪蕩蓋六子

· 朱雀城 上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愁河的浪荡汉子：朱雀城/黄永玉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
2013

ISBN 978-7-02-009852-1

I . ①无… II . ①黄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4730号

选题策划 应 红

责任编辑 刘 稚

美术编辑 刘 静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38千字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75.25 插页14

印 数 1—29000

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52-1

定 价 138.00元 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65233595



* 爱、怜悯、感恩。
*

爱·怜悯·感恩

董永平





茂 新 — 喜 喜 —

大伯娘

柏 茂(老大)

矮 子(老二)

凤 凰(老三)

保 大(老四)

毛 毛(老五)

沅沅姐(老六)

倪 龙(老七)

....

张序子(狗狗)

子 厚(老二)

子 光(老四)

子 谦(老五)

子 福(老六)

....

长 禄

长 荣

长 盛

倪同仁(姑爷)

张紫湘(姑姑)

张幼麟(父亲)

柳 惠(母亲)



张紫和(四叔)

田 氏(四婶)

倪 端

大 娘

孙云路

孙茂林

孙得豫

九 娘



我的文学生涯
（代序）

黄永玉

这小说，一九四五年写过。抗战胜利，顾不上了。

解放后回北京，忙于教学、木刻创作、开会、下乡，接着一次次令人战栗的“运动”，眼前好友和尊敬的前辈相继不幸；为文如预感将遭遇覆巢之危，还有甚么叫做“胆子”的东西能够支撑？

重新动笔，是一个九十岁人的运气。

我为文以小鸟作比，飞在空中，管甚么人走的道路！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，谈不上挑食忌口，有过程，无章法；既是局限，也算特点。

文化功力无新旧，只有深浅之别。硬作类比，徒增茧缚、形成笑柄。稍学“哲学”小识“范畴”，即能自明。

我常作文学的“试管”游戏。家数虽小，亦足享回旋之乐。

平日不欣赏发馊的“传统成语”更讨厌邪恶的“现代成语”。它麻木观感、了无生趣。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、古老的故乡思维。

这次出版的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第一部，写我在家乡十二年生活；正在写的“抗战八年”是第二部；解放后这几十年算第三部。人已经九十了，不晓得写不写得完？写不完就可惜了，有甚么办法？谁也救不了我。

二〇一三年六月二日于万荷堂

主要人物表



张序子：小名狗狗。出场时两岁多。

太 婆：序子的曾祖母，邓氏。才学了得，当年若让女的考试，怕不能中进士！

张镜民：太婆的长子。序子的祖父。跟随秉三先生做事。

婆：序子的祖母，邓氏，太婆的侄女，不识字。

张幼麟：张镜民的三儿子。序子的父亲，朱雀城北门考棚学堂校长。

柳 惠：序子的母亲。朱雀城文庙女学堂校长。

张紫和：张镜民的四儿子。序子的四叔，在蛮寨蚕业学堂做事。

田 氏：四婶娘，紫和的妻子。

张子厚：序子的二弟。

张子光：序子的四弟。

张子谦：序子的五弟。

张子福：序子的六弟。



家 婆：序子的外婆。曾是宁波知府夫人，闻名的美人。家公去世后带子女回老家得胜营居住，离朱雀城四十五里路。

二 舅：小时生病有后遗症，整日吟诗读书，不能出门，碰到家婆心烦会挨打

挨骂。

二舅娘：相貌平常，一心服侍家婆，从无额外企盼。

柳 臣：序子的四舅。朱雀城盐局局长。

柳 鉴：序子的幺舅。军人，行动奇特。脸上身上挨过枪弹，不破相也不残废，倒特别显得精神。

滕 妹：幺舅娘。本来应该说，朱雀城不出这种女人的。其实好像哪儿也不出这种女人。既然这样那样了，她应该泼辣，倒是反而轻言细语；那么有仪态教养，却是个乡里妹崽一字不识。

孙姑婆：太婆的大女儿，张镜民的大妹。年轻时跟着哥哥见过大世面，开过照相馆。

孙姑公：太婆的大女婿。曾参与刺杀袁世凯，在外亡命多年。

孙云路：孙家大儿子。人机架难缠，会一手炭像绝技。

孙茂林：在北京当文学家的孙家二儿子。

孙得豫：孙家三儿子。小时吃的苗娘的奶，从小自重、老成，仪表非凡。后进了黄埔军校，四期学员。

九 嫩：孙家小女儿。

倪姑婆：太婆的二女儿。

倪简堂：太婆的二女婿。翰林，“老王”的老师。

倪 端：倪姑婆的儿子，外号倪胖子。喜欢照相。

徐姑婆：太婆的三女儿。



大伯娘：高氏，张镜民的大儿媳。寡妇。

喜 喜：大伯娘的独子。

茂 新：喜喜的儿子。先天失明。



倪同仁：同仁堂药铺老板。张镜民的女婿，幼麟的姐夫，狗狗的姑爷。

倪姑姑：张紫湘，张镜民的女儿，幼麟的姐姐。

柏 茂：倪家老大，序子的表哥。

矮 子：倪家老二，序子的表哥。

保 大：倪家老四，序子的表哥。

毛 毛：倪家老五，序子的表哥。

沅 沔：倪家老六，序子的表姐，常带序子玩耍。



秉三先生：熊希龄，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，朱雀人。

玉 公：“湘西王”陈渠珍，朱雀人都称他“老王”、“老师长”。

萧县长：萧敬轩，朱雀县长。跟康梁交往不浅，跟黄兴也是朋友。对秦汉魏晋南北朝诸子学问很有名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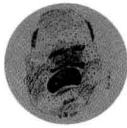
田三爷：田琴轩。人称田三杆子，喂了十二匹白马。沅水直到洞庭湖几百里的龙

头大哥。认识他的人，连想介绍一下他的胆量都没有。

滕甲𬭎：滕躰擎，年轻时打仗转战多省，有不小勋业。一边打仗一边文雅，是朱雀自来的古风。

刘三老：刘豫斋，留学东洋和西洋，周游列国。曾与章炳麟、蔡锷等人交游。

龙 飞：苗族人，住朱雀城七十多里外总兵营山里头。在正规军里当团长。



高素儒：幼麟的同事。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，住岩脑坡。在考棚学堂教算术。

胡藉春：幼麟的同事。住正街，在考棚学堂教美术。二胡高手。经营点心铺“丰庆轩”。

段一罕：幼麟的同事。住洪公井，在考棚学堂教常识。

韩 山：幼麟的同事。住东门井，在考棚学堂教常识。

黎雪卿：幼麟的同事。住岩脑坡，高度近视，在考棚学堂教国语，因感染瘟疫早逝。

方 吉：外号方麻子，幼麟的朋友。住楠木坪，大肥坨。人缘好，遇事随缘。想不到在部队还是个军法官，鼎鼎大名的严厉。

印沅兄：外号印瞎子，幼麟的朋友。曾跟毛润之一起搞湖南农民调查，后跟随“老王”。



刘文蛟：刘三老的儿子，北京大学学制革专业。黄埔军校炮科毕业。在朱雀三十四师。

戈 平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官。

黄竞青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官。

魏 城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官。

魏 云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官。

冼敬节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官。

舒庆云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队文官。

贺怀山：黄埔军校毕业。军官。



胃先生：胃敬乡，与玉公同学。教“读经”课说“四书五经”没有用，只教学生文言文。后来在乡里场上卖烟叶。

俞先生：永顺人，来朱雀走半年玩的。本来是会变成中国算术大名人的。教书从来不带课本，信口讲，和课本一样。

陈 丹：从上海、汉口回来当先生，教常识课跟讲《江湖奇侠传》一样好。

滕风北：体育先生。操场上体育课，像个韦驮菩萨，双手叉腰，双脚并拢。倜傥风神很影响几代学生。

左唯一：实验小学校长，以体罚、羞辱学生为乐。



季亚士：朱雀县教育局局长。说是湖南大文士黎锦熙先生的同班。世界上很难找到这么一小粒合式合度的领导了。他太不像个领导了，可是没有他还不行。

滕启烟：朱雀县教育局“议事”。曾在溆浦当县政府“录事”。

包敬哉：朱雀县教育局“议事”。独立团的书记官位置上下来的。

唐凯然：朱雀县教育局科长。

陈家善：朱雀县教育局科长。

田俊卿：朱雀县教育局科长。

胡正侯：朱雀县教育局科员。

李研然：乡村师范毕业，在朱雀县教育局从小秘书当到老秘书。结婚第二年起不换气一连生了八个嫩白嫣秀的女儿。

曾茂行：朱雀县教育局文书。

费申：朱雀县教育局杂工。

郭鼎堂：朱雀县教育局厨师，诨名“锅铲”。他做菜的路数如李贺、贾岛，天人思路，仿出偶然。



王伯：序子的保姆，寡妇。

隆庆：苗民，猎户。王伯的男朋友。



曾宪文：序子的同学，陪序子一起逃学。父母开米粉作坊。

滕代浩：序子的同学，喜欢信口编一本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书。对古迹雕塑感兴趣。

王学轩：序子的同学，从祖父到他三代屠夫，体格健硕。

陈良存：序子的同学，母贤子孝。

田应生：序子的同学。小学毕业没跟同学告别便出去闯世界，传言他当红军去了。



侯哑子：朱雀城的“朝神”。做的风筝是全城最好的，他在上面画人物，是永乐宫壁画的那类。稍微懂点画的伢崽去买他的风筝，见到他，会尊敬得发抖。

萧朝婆：朱雀城的“朝神”。年轻时是个大美人，著名的醋坛子。

唐二相：朱雀城的“朝神”。更夫。

老 祥：朱雀城的“朝神”。喂一只大老鼠在棉衣里。

罗师爷：朱雀城的“朝神”。传说中著名的三件半大衣那半件就是他的。

瓶怀子：朱雀城的“朝神”。皮肤白皙，眼珠子有点黄，像是西域过来的遗子。

谢蛮婆：朱雀城的街坊，身高体胖，敢在赤塘坪给“共匪”收尸。

苏儒臣：小学没念完，染坊生意倒发达得很。后来还当了镇长。费了好多时光和钱财想插身到朱雀城名流活动里去，不成功。本来就不爱笑的，这番就更不笑了。

赵广森：点心铺“稻香村”的老板，诨名“灶蛐蛐”。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回乡继承祖业。老婆从不露脸，躲在后头屋子怄气，为的是四十的人没为他生个一男半女。

冉裁缝：一个人靠秋冬两季帮人缝几件衣服怎么混得上一年的饭口？何况他还喜欢上“曹津山”喝两杯？他应该破衣烂衫，应该面黄肌瘦形容枯槁。都没有。他婉约之至。



孩子肿眼泡，扁鼻子，嘴大，凸脑门，扇风耳，
好长得胖，一胖遮百丑。

他两岁多，坐在窗台上。

爷爷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从北京回来，见到这个长孙，当着全家人说，这孩子“近乎丑”！

不是随便谁敢说这句话的。妈妈是本县最高学府女子小学校长，爸爸是男子小学校长。

晚上，妈妈把爷爷的话告诉爸爸。“嗳！无所谓。”爸爸说。

孩子肿眼泡，扁鼻子，嘴大，凸脑门，扇风耳，幸好长得胖，一胖遮百丑。

他坐在窗台上。

前房九十五岁的瞎眼太婆，爸爸的祖母，坐在火炉膛边的矮靠椅上：“狗狗！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狗狗！狗狗你在吗？”

“在。”

“在，为哪样不答应我？”

“我怕跌，我下不来。”

“下不来，也好答应嘛。”

“喔！”

“那你在做哪样？”

“我没做哪样，我坐着。”